

分類詳註百子金丹

上海錦章圖書局
印行

內編 為學類

情性合而德音相繼

徐子

學者如登山焉。動而益高。如磨麻焉。久而愈足。顧所由來。則杳然其遠。以其難而懈之。誤且非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儻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不如循雌之必獲也。孤居而顧智。不如務學之必達也。故君子心不苟顧。必以求學。身不苟動。必以從師。言不苟出。必以博聞。是以情性合人。而德音相繼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小子勉之。斯可謂師人矣。

虞晉陽評 此段照應務學意中又生意委曲詳盡

深潛密伏

道園子

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為學也。必不為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十數年間。豈無所用其力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于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造次之間。噫亦微矣。鄉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于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于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眾人過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此則子之所甚懼。而旦暮不忘者也。**張侗初評** 此段言何日孔顏之授受。即今日周程之指點也。

學可不慎哉

龍門子

蒙鳩棲於葦苕之類。蒙鳩鷦鷯也。嘗作巢於葦竹之上。濶毛生於絕壁之下。山夾水曰濶。也。毛草也。非其高下固爾殊也。其自取之也。君子於其所學。可不慎哉。

蘇石水評 此段見物有自取

善士知天道

老子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此形容古得道之士。深不可識。矣。只強為之形容之。豫兮若冬涉川。冬涉川。難之也。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客。若客。莊也。渙兮若冰之將釋。冰釋銷情。敦兮其若樸。敦。敦樸無浮也。曠兮其若谷。若谷。虛也。渾兮其若濁。若濁。渾。渾者。濁也。一也。敦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渾。渾清安徐生謂渾同中有妙用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守蔽不為新成。謂得其故。吾不見形迹也。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正。正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馮具區評 大意謂古之善士。致虛守靜。無為無事。還其本來太虛之心而已耳。而文字古雅。故為諸子之經祖。

吾心有常存

莊子

顏淵問於仲尼曰

此莊子創言非顏子真實有此

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絕塵而回踵若乎后矣

此即若從末由之意

夫子曰回何謂邪

曰夫子步亦步也

夫子言亦言也

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辨亦辨也夫子馳亦馳也

此言聖道化

仲尼曰惡可不察與

夫哀莫於心死

心死謂忘失其本來真心也

夫子不言而信

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

不可為也

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

待是者待其本來真心也

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人死亦次之

日出東方而入于西極萬物莫不比方

比方者謂萬物之有猶天之有目也

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

待是者待其本來真心也

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如日之出則心存

如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

待是而後成功

待是者待其本來真心也

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如日之入則心亡也

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

待是而後成功

待是者待其本來真心也

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是出則存是入則亡

所終雖然其成形

知命不能窺乎其前

丘以是日但吾終身與女交一臂而失之

交臂而失是謂對而不相識也

可不哀與

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

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

是求馬於唐肆也

肆是市馬之地唐者無雙之屋

吾服女也甚忘

雖然女奚患焉

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學當救弊

關尹子

曰瓶存二竅

以水實之

倒瀉開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

聞其瓶之一竅則彼一竅雖有水而

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

是以聖人不先物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于己失之後久之竊議于未失之前

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曰古今之俗不同

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

至于一家人身之善又不同

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

惟隨時同俗先機後

事捐忿寒慙

蘭物怒人

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曰有道交者有微交者

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

出于是非賢愚之

外故久微交者

則有是非賢愚矣

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也

曰勿以拙陋

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

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激

易曰道之高當樂和

同勿以汗漫

曰道之廣當樂要急勿以幽憂

曰道之寂當樂悅豫

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以不救也

楊復所評

關喜談玄

堪與壯周相伯仲

如此段瓶井二喻

揭出天下玄奇妙理

後段五勿之戒却又揭學者純正工夫

奇中之正

中之奇

所謂筆陣墨兵者也

用志凝神

仲尼適楚

出于林中有病偻

音樓病偻者承蜩猶振拾之也

仲尼曰子巧乎

有道耶曰我有道也

五六月累坑

音凡謂累坑于竿頭也

失者錙銖

量三而不墜

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振之也

用子轉審則

吾處也若繫株駒

音株駒

若繫株駒駒亦枯樹木也

吾執轡若槁木之枝

雖天地

無所失者也

吾處也

若繫株駒

音株駒

若繫株駒駒亦枯樹木也

列二

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及不似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遺後故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病僂丈人之謂乎

錢岳陽評

見貪心忘則鬼神自當來舍百千功下雖天聖人必讓席後學但患心不專不惠業不成病僂丈人可師也

學惟反一

列子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豎僕也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眾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岐異也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嘆息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恠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

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長曰仁一所以我愛身而後名仲曰次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既求生以害仁叔

曰少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于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淵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

學者成徒而溺死幾半本學涸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嘿然而出孟孫楊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也迂遠而不切也夫子答之僻也僻偏也吾惑愈甚疑益不能決也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

王守溪評心不可兩用術不可多岐多岐分心不徒學術為然此段譬喻曲說從小以至大從物以及人從粗以及精緩而不驟婉而不露含蓄許多妙機此列子真筆

學不可已

荀子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此喻人之學則才通其本性木直中繩無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輒使

之然也輒屈槁暴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如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

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吳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思靖共爾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以介景福神莫大於化導福莫大於無禍為學則化道故神莫大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足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

鄧嵩如評此喻修身在假于學生非異言與眾同也即十室忠信之意亦即非天之降才爾殊之意

功在不舍

荀子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自得聖心循焉神明自得謂自過下神明也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驎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駕引車則不及騏驎之一躍據下神明也云駑馬十駕則亦及之此亦常同疑脫一句功不在舍鍤而舍之朽木不折鍤而不舍金石可鏤

顧迴湖評

言精學而遠大可成易曰順德積小以高大此之謂也人慎勿以小善為無益而不為勿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則不至聖賢地位吾斯之未能信也

務學尊師

呂子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悉姓諸名也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友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贊湯師小臣伊尹

文王武王師呂望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各犯孤偃也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百里奚故虞臣也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沈稱

尹巫沈稱吳王閭閻師伍子胥文之儀文氏之儀名越王勾踐師范蠡大夫種范蠡字少伯楚人大夫種姓文字禽楚人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

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矣由至哉道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

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聾無能聽聞也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盲無所見也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爽病無所別也使其心可以知不學

其知不若狂間行妄發之謂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為善學也敗毀張魯之郤家也郤小顏涿聚梁父之大

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駟音學於子夏子卜商之字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其暴虐為鄉曲人所斥也學於子墨子

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鉅大學於禽滑黎子一作禽滑此六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于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

終其壽壽年也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李光垣評

呂子

師者所持以聞道受業解惑也然人性雖優慧非積學則不成是尊師務學吾人最喫緊事此語甚當

天子尊師二語見大意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語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聽從師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戾也叛渎也言學者聽義不稱其師猶臣叛君

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賢明君子不與交友不與背叛之人為交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以仁義之利教然後明知教曰莫大於教也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成身莫大於學成身莫大於學成身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為人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體而平矣有大道有大道可以為天下正矣天下正者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書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大學明堂也

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書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大學明堂也

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書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大學明堂也

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此即吾道一貫之謂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歸塊然超定至於旬時是之謂施用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常真性妙空並無一物者謂之清淨法身具一切莊嚴萬行者謂之圓滿報身隨機設教善類無窮者謂之百千億化身見外境而迷者纏躑躑連居怨府蹈畏途觸禍機情然不知見內境而悟者拂衣獨往跡善域棲天真養太和倫然自得董玄宰評須要在外境上見內境若執內境以取外境亦成矯制不合真空此處須審

心即是佛

僧問何是佛師曰即心是佛問在心何處師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問平常心是道否師曰擬向即乖問不擬爭是道師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如是妄記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問我欲參學何如師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虛空無也誰人得聞爾自於此中可參問心戒傳經可參會否師曰水中鹽味包裏膠骨是有是無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居傳而門也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碍問思而知慮而解是活計否師曰心地若空慧日自明日下孤燈果然失照問日用應接多端本心焉得何如師曰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生塵淨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問惟有此身是以有此應變滅心須先滅身師曰古人道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身覺觸在意攀緣雖然如是抵見錐頭不見鑿頭錐方若是真會道者不然有眼視不見有耳聽不聞有鼻不知香有舌不談論有身不覺觸有意絕攀緣一念相應六根解脫總是清空二字耳問解脫之義何如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若要求解只是無縛真諦由問然則十方虛空是法身乎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乃作頌云青蘿黃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閒人心自閒人自會時唐宗來問師師不視帝曰朕是大唐天子何不顧師曰見佛不見天子帝曰佛在何處見曰見在心帝曰心在何處見曰世人物上見心道人心上見心上見心見心上無心之心是為真心真心是為真佛此語可為此段註脚

樹猿難靖

戴子

戴逵致書於禪師云禪師不遠瀟湘來儀汚陸植杖龍泉仍為精舍即創伽藍鑿巖安龕詎假聚沙成塔昔有異僧聚以為塔因山構死無勞布金買地如明和祥開山雲會袂似華陰華陰市人眾也法侶朋衡眾齊稷下齊稷下士所集處禪室晨興持芳杜若杜若香支提暮起漸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阮籍而並發日殿妙音與稽琴稽康善琴而等韻紫蓋負松仍歷上辨洪崖神井即登高心木堪買山德邁同華峯景行墻仍懸絕慧命酬戴先生書云貧道業識未清心塵多壅內有愧於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惟是以淹留一丘竊形蓬柳端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眺眺至乃夜聞山鳥仍代九成力成樂奏畫視游魚聊追三子二子莊子惠子共遊濠觀也華戶敞襟在原非病朱門結駟於我如雲

質而止矣不能螻蛄之子殪而逢螺贏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連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螺贏通螺蟻而變化久乃變學復進益光大也思以精之精于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揚名不倦以終之自強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界達蒙分其弓良捨其策振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袁了凡評諸子之談能重揚周公孔子之學而不論於正者先有子雲揚雄後有文中子王通兩人而已而雄當秦火之後獨先倡之雄猶可敬也特莽大夫一節蔽其終身也悲夫豈不得已而欲陰有所圖而美新一語非其手作也

學惡自畫

楊子

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或人以書不得權利而治之譬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耕獲如此利莫大焉吾不觀秦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遠害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邱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覺甚於鷄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鷄與鵠反小而多群頻頻克也之覺甚鷄鵠之羣徒賊夫稻粱而已矣人之不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徒耗糧食何以異於野鳥張洞初評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以其進也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以其畫也甚矣畫也者學者之大戒也

好學美樂

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子不亦至乎顏其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曲顏以其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寔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未苦乎曰顏苦孔子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或人疑孔顏之道不可以思力曰未之思也執樂焉學之故對以下文為可學也

姚孟公評孔顏之學各在於心吾得吾心則欲孔即孔欲顏即顏夫執樂之有

見愈天愈進

抱朴子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陰陽二氣於物無不濟三光以普照著明三光日月星萬華以藏疾萬華以藏疾為曠北漢以含垢稱大北漢以含垢稱大北漢以含垢稱大澤之汚無不納之碩儒以與進弘道道大則曲成遠數以博愛容眾各物畜聚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為戰掩龜甲自有可用麟角鳳爪不必為關設麟鳳之角貴豈待關故舊生不釋劍於平世舊不疑出入好佩擊析不輟備於思危虞宣待危時用之抱朴子曰南金不為處幽而自輕重者重者重者不以居深而止潔潔者自忠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時有否滯而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君子所守至正豈以貪抱朴子曰登玄圖者悟立阜之卑登高可浮溟海者識池沼之福游廣可披九典乃學牆面之寫九典披閱而面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一聞至道則拘俗之迷始知之

李興甫評抱朴子之文卓於練句自成一家而流利超忽遜於莊荀輩遠矣然說理純正則較於莊荀之悠謬不侔焉此其所以成一家言也如此篇語學可見

學能化質

抱朴子

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退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艘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

明師故朱綠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即披雲見日意則萬物無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藏其

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理可令齊堅乎金石泥和沙之堅如金石之堅曲木可攻以應繩墨木從繩墨則百故可教之以戰陳畜牲可

習之以進退沈麟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物類皆可變化見又況乎含五帝而稟最靈者乎低仰之駟教之功也上馬之低昂中度以聲

控得驚擊之會習之馴也馴為之能擊持與彼凡馬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行潦之流不

於大崇一簣而弗休必鈞高乎峻極矣一簣之功不已有時而至於峻極漢詩逸云渭流積至滄波水奉土崇成太華岑四句即此意太川滔濞則虬螭羣游大川之內青虬赤螭聚焉日就月將則

德立道備乃可以止夢乎上且何徒解柱乎困蒙哉昔仲由寇鷄帶狔寔耳鳴蟬杖劍而見拔白而舞盛稱山之勁竹南山之竹不操自

子時欲任倔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梁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後居政子房鄙人而灼聚齒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

於王公子房後封為萬戶侯宜直脫於庸陋

顧天峻評夫道必資於學必假於師即賢者猶然況下焉者乎仲由子房二人皆漸漬而成此學者之明鑑也

儒雅不陋

朴子

抱朴子曰不觀瓊瑤之熠燿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以瓦礫與瓊瑤之王不覲虎豹之文尉則不知犬羊之質漫以犬羊之質與虎豹炳蔚

然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已人之極鄙白雪曲之高者已人曲之鄙不聆白雪之高焉知下里已人之足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儒者學問汪洋濊濊識儒

誠可潘義繩評劍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故識儒雅者悲不學之固陋其誰曰不然

學以成質

抱朴子

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四句即楊子所云甘受和白受采之意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王不琢磨則夜光不顯丹青不治則純鈞之勁不就

鑄純鈞者不治火則不鑽不生大麗於木無以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莊子云水之積也不厚則其大舟也無力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

閭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閭隘也披六經玩百鈔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馬而無轡如退而結網

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西施後麗加，而宿瘤以藏醜，宿瘤加以宿瘤，愈藏其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逸，國鈍者惶惶。大梓千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輪之結構也。于雲之梓木，堪為臺榭棟梁之用，尚賴公輪子為之結構，此以起下意。天然爽明，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臧否也。

郭士俊評 六經百氏，談學者皆知言之。然未有究其指歸何在者。楊子獨一言以蔽之，曰：大倫臧否。只一句可觀六經百氏之全矣。

學無時可已

抱朴子

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羽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董仲舒下帷發憤潛心，倪寬帶經以芸鉏路大業三年不窺園門。生絕滿以寫書，黃霸抱柱楷以受業。黃霸宣帝時人，繫獄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往科，故能威德大業，冠於當世。清風全聞，播於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浩澤，齊有一足之鳥，飛公朝下殿前，舒翅而跳，齊侯遣使問孔子曰：鳥名訪鳥，若而洽東，肅有隼集於庭，而元摠矢貫之，石若長尺，有咫陳昔武克商，通慎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諒萍實而言色味。楚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鱗王舟王使人取之，不識又使人訊上狗來貢於是，肅慎貢楸大石若也。出史記諒萍實而言色味。問於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割而食之。惟諸侯之霸者方得之，物也。訊上狗而識羊，羊曰：吾穿井得羊也，對曰：吾聞之，性也。出家語。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組而說專車。吳伐越，越王使問仲尼，會稽山防風氏后至，禹戮之，膽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蠶而覺潤餘之錯，何神之有學乎？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墳墳之弘博哉？才性有學，優劣思理有修短，或有夙知而早成，詩民之靡盬，誰或有提耳而後喻，詩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夫速無時習者，駢驥之脚也。遲解曉覺者，鵲鵲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馬行，則駑馬先之。意此雖止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馬明時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技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於性成，不異自然也。賈誼疏云：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若乃編倫之器，歲年有故，雖失之於賜谷，魯陽公與韓擒於賜谷，日暮將敗，援戈而指之，日退三舍。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脫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師曠對晉平公曰：少而學者如日出之光，壯而學者如月中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之光。出說苑。

湯若士評 獻之玉堂，可為一道進學表。懸之園門，可為一篇勸學文。末段老少俱當要學，尤見惓惓惜才無已之心。

學致於專

荀子曰：形性切當。

夫兩葉掩目，則雲然無雙珠耳。則寂寞無聞，葉作目蔽，珠為耳鯁。二關外擁，視聽內隔，固其宜也。而離婁察秋毫之末，不聞雷霆之聲，以專於察故也。李孔聽清角之音，首季孔觀樂，知四國興衰。不見嵩岱之形，以專於聽故也。視不關目，而目不見，聽不關耳，而耳不聞者，何也？心

溺秋毫意入清角故也。使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令一時俱成，雖執規矩之心，迴剗刷之手，而不能者，由心不兩用，而手不並運也。其秋
通圖之善，亦其當矣。之思有吹笙過者，乍而聽之，則實敗矣。非其道深，情有暫聞，笙習之也。其其思也，諒首黃帝天下之善算也。
有鳴鴻過者，學弓擬之，而思學弓，將發未發之間，問以三五，則不知也。心難於鴻也，非三五難算，意有暴昧，鴻亂之也。其其思也，諒首黃帝天下之善算也。
而耳不以察，專於聽也。驚無耳，而目不以聞，專於視也。夫蟬之難取，而黎之如撮，卷耳易採，而不盈傾筐。詩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專與
不專也。是故學者，必精勤專心，以入神。若心不在學，而強誦誦，雖入於耳，而不諳於心。諳視也。譬如聾者之歌，故人為之，無以自樂，雖
出於口，則越散矣。傳燕東評：夫學不可有所雜也。雜則功不純，而德不就。故聖學一為要一者，專心致志，凝神澄慮，不到源頭，終不

崇學必無倦

傳燕東評

夫蠶繅以為絲，織為練，績以黼黻，則王侯服之。學為禮儀，施以文藻，而世人榮之。重之，而不不繅。治學者每以則索絲蠶於筐籠人之

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胸。海蚌未剖，老蚌生珠，又吳柳賦：則明珠不黑，崑竹未斷，則鳳音不彰。昔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

明不發，譬諸金木，金性苞水，木性藏火，故鍊金則火生，人能務學，鑽鍊其性，則才智發矣。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染

使然也。冰生於水而冷於水，寒使然也。青出於藍，四句原出荀子言北史李

異語，教使然也。山抱玉而草木潤焉。玉蘊山川，明珠而岸不枯焉。珠蘊澤口，納滋味而百節肥焉。心受典誥，而五性通焉。故不登峻岑

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職問深谷，不知地之厚。不游六藝，不知智之源。故吳魯賢勁，其圓之竹為大百餘萬，非等羽。苦箭菰也，而不美越

劍性利，非淬礪而不銑。銑利也，故治子作人性，銀鑲，銀音教，非積學而不成也。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可以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

索，不可以一讀能也。音實非一句，靈珠人人握靈，如豆不見其長，疊歲而大。歷歲鏡古如指，不覺其損，累時而折，以用之。懸巖滴溜，終能

穴石，能穿山之溜，規車牽索，卒然斷軸。大車之索，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穴者，積漸之使然也。故宣尼臨沒，手不釋卷，仲舒垂

卒，口不輟誦，有子悉卧自碎其掌。有若讀書困卧，蘇生患睡，親錐其股，以難自刺其股，以聖賢之性，猶好學無倦，矧伊傭人，而可怠哉

彥晉陽評：心易昏難明，學易疏難繼，不淬則不發，不磨則不瑩。學誠不可已，而亦不可以驟也。須勤勵其功，積漸其力，如此篇之所

云而後，可有所得也。

成才用才

才必成，果然。生知安行者，君子則力學以成之。未嘗以己而負天，世實須才者，未必用。真知灼見者，君子則委時以待之。未

當因世而遠己余公遜評性中學術自有以補天地之憾心上經綸亦有以通人世之窮是故君子生世所以天人兩無負者而己矣

悠悠自誤

士君子而不可不自悟乎而不可不自力乎而可自悠悠以自誤乎高陰難延大禹惜周旦不夜周公生以待旦已往之歲月既不能掩免過之天未

來之事機尤當學鵬至之弓丘德如評已往之歲月天為已往之聖賢而過將來之歲月天為將來之聖賢而開現在之歲月天為現

在之聖賢而設士君子但得分聖賢之歲月則聖賢在我矣

為學有三

學有三上焉汲汲然汲汲然其次悠悠然悠悠然其下憊憊然憊憊然夫憊憊者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矢去川決言其

也安知憊憊者不為汲汲者

郭士俊評世之情憊者皆未達耳一達則心湧神飛將退日三舍以追暮景之遙乘月五更以待夜來之旦矣能不汲汲得乎

致知力行

勉孟子

求所以為學之綱領者曰致知力行而已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炯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心而

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墮道索途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敵車藏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

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啟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

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者之塗轍所必為至與誠者學者之歸宿所可止有志於道者其求止於是歟魯齋

曰程子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宗之此程朱所以度越諸子也其知學者歟章仲山評行而不知如適沐入泗者談浮千里終蹈苦海

矣知而不行如涉川濟河者不舉一步終沈弱水矣是故致知力行不可偏廢學者所當盡心也

學在治經

龜山子

學道者捨先聖之書何求哉學之道九達之術未知所之六經能指其攸趣而已因其所指而之焉庶乎有至也故六經之義驗於吾心

而然六經之理皆施於行事而順然後為得今之治經者徒章句之末為無用之文徵舉人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且古之學者以聖人為

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猶學射而立的可也學者必以孔孟為師世之學

者欲以雕繪組織為工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據其華不茹其實未嘗蓄德而反約也故學在習之而已射至於毅知所學矣若夫承

挺而目不暇貫氣而懸不絕由是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

何半義評 六經之義以心為印千古之學以聖為師至理名言津津乎從十指間出也

理義養心

真子

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八十而偷惰形焉其規畢公弼四世畢公名高為而克勤小物衛武過九十而以禮自防何相去之遠耶此無他有理義以養其心則雖老而神明不衰苟為不然則昏於養養敗於戕賊未老而已然矣

王奎徵評 人之敗於晚節者不待晚節而後知也當其始而可見矣人之成於暮年者不待暮年而後知也亦當其始而已見矣何也學與不學之所由分也

讀書須識字

彥平子

人讀書須是識字識字有深意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非不讀書但不識字如漢之孔光不識進退字只是不識其義非張禹不識綱正字唐之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華方侯評識字者請號之曰孔鯉不識字者請號之曰魯魚學者將為孔鯉乎將為魯魚乎

歸轍聖途

龍門子

荒荒遺物或偽或真先出者埋後出者存何老儒怨尤而異師是嘆西山所藏大西山小西山乃藏書之處樓金乃完樓金子貼書書數十萬卷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家一啟周書出於汲家蟲書再睹何恠言披紛而弗齊於古緯侯相傳內學是尊內學內典也即佛書何列國寶書而盡閱其文借詞竊義龔俗贊世何日新月巧動莫之制衡錯排瑩排瑩勸王象之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原焚非家名性氣體何圖指僥倖珠而重摹送擬于將鉤其鴻龐掠其纖微懸空明之金鑑歸諸轍於聖途

馬君常評 內學須有空明之鏡子在心上心上有空明之鏡子則萬象畢照聖途可以不差不然雖皓首窮經竟是亡羊耳

涉津涉泗

龍門子

九聖之神九聖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昭於天九聖之心存於人若使黃苑盈室黃苑殿遂不有乎芳孫宿星欄霄遂不知乎朝暾是以使我涉津涉泗之津涉泗孔子鍾征之評九聖原在吾心吾心常存則凡上硯池即涉泗也吾將使周子操觚程子禦蓬朱子執稍吾生而濟登泰山之巔入孔丘之室與伏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揖讓相見彼世人不與矣快哉快哉

讀書有益

無妄子

吾輩終日不離鉛槧。非徒博目前榮祿。身後浮名。將使慧芽開發。世世生生。免作癡鈍。與欄牛養豕類。吳天台評。請問世世生。闕頭竟在那裡。曰。吾不欲說破。欲學者自思之。試想免舜何人。以至今不死。孔顏何以到此猶生。透得此關。竭力以赴之。方成龍鳳。不則竟學要在心。
楊明子

天地之大。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不可窮也。在天地者不窮也。在人物者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羣焉。華夷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可盡類也。夫古之學者。彈智慮。辨精神。而莫究其結。羅晝夜。極年歲。而莫究其說。析蠶絲。摧羊毛。而莫究其奧。此見徒博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為之地。忠信以為之基。仁以為之宅。義以為之路。禮以為之門。廉恥以為之垣。牆六經以為之戶牖。四子以為之階梯。

宋九青評 博學者。非徒博也。將以反約也。不能反約而徒博學。究也亡羊也。

學當師聖賢

赤扶子

烏躍於扶桑。日為金烏。免飛於寒桂。月為玉兔。一日一瞬。燕歸於烏。鷺至雁度於衡山。雁以秋來。一息一蜺。聚於蓬蓬。鵲散於青島。一生一夢。見夢為蟪蛄。長公夢為鶴。天地驅日月。日月驅春秋。春秋驅生人。願乃悠悠忽忽。空生徒死。機天地之間。惜哉孔貴朝聞。孟嚴晝惕。乾坤不我待。聖賢是誰師。蘇石水評。深於學者。愛日惜陽。殷殷乎欲萬丈青。繩係西天之日。悠悠乎欲徑寸初心。傳千古之師。吁。助哉。

節義類

義甯溢死

屈子

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厨。以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轅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宰嚭曰。諛子胥死而後復。竟為越國所誅滅也。介子忠而立枯兮。介子推也。文公寤而追求。文公即晉文公也。晉文公被驪姬之讒。出奔齊楚。介子推從行。道之糧。覺寤連而求之。子推遂不肯出。文公因封介山而為之禁。令報大德之優游。言文公遂以介山之民。封子推。使祭祀之。又禁思久故之親。燒其山。子推抱樹燒而死。故言枯也。或忠信而死節兮。或忠信而死節。言文公遂以介山之民。封子推。使祭祀之。又禁思久故之親。身今因縞素而哭之。言文公思子推親自割其身。或忠信而死節。言文公遂以介山之民。封子推。使祭祀之。又禁思久故之親。辭芳與澤其襟襟兮。孰申旦而別之。世無明智。何芳草之蚤妖兮。賢臣被讒。微霜降而下成。死有時也。諒不聰明而蔽壅兮。若知淺短。使讒譏而日得。家人富貌也。目前世之嫉賢兮。若仇怨也。謂善者其不可佩。言難用也。如佳冶之芬芳兮。行度清白如列宿之錯置。有度數也。美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不附也。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無宿戚也。

洋生百子金

卷六

內編

節義類

乘驥驥而馳騁兮知駕勢而無轡御而自裁不能制御而自備身將沈沒背法度而心治兮背棄聖制辟此與其無異若乘松車甯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與親屬也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壘君之不識上官勃尚之徒壘君之罪誰當記之

錢謙之評

人謂屈原之死為懷襄之無道也而非屈大夫之心也屈大夫之心蓋不欲為懷襄而死欲為上官子蘭鄭袖而死也死於懷襄則有以陷君不義之名死於上官子蘭鄭袖則有以明小人誤君之罪也觀其辭曰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壘君之不識夫其畢辭不以誌君而以誌壘君者故知其為上官子蘭鄭袖而死也非為懷襄而死也是其屈大夫之心也

清濁獨醒

屈子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已也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原自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不用身而能與世推移隨俗而世入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其波與沈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俗也而飲其醪食其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振衣潔也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蒙垢甯赴湘流自沉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王澄川評

漁父之言乃原諷詞以見其自取自甘之意蓋原不忍舍故國而他往又不欲對小人而偷生自甘沈死故其設言以見意者如此濯纓濯足所以挽江水以洗穢之意也故終自沈於汨羅也

死生不改守

抱朴子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墜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人安則韓白韓信之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伊尹之勳不成光輪昭立宣故病困乃重良藥世亂而貴忠良抱朴子曰好榮惡辱則憎毀之情意人情好榮惡辱則憎毀之情意若夫通精元一合契造化混盈虛天道有以同條齊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不繫情窮通不足以滑和或窮或通無抱朴子曰與奪不沮其神者至粹者也吾心之神不為與奪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不繫情窮通不足以滑和或窮或通無抱朴子曰與奪不沮其神者至粹者也吾心之神不為與奪得失於一指者愛惡未始有所繫不繫情窮通不足以滑和或窮或通無

士不同俗

震雷不能細其韻以協金石之必則其音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則其明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通遠濟之懷其大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其高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廣車安能負其轍高士不能構其節以同塵於隘俗高士安肯屈其節

劉石露評

士有道德便有節概安能相逼以就隘俗狂狷鄉原之俗分途從來如此

至德不移

震雷鞠隘雷聲而不能致音乎聾聵之耳聾聵者不聞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軸之中幽軸曲澗之中不見天日凝冰慘慄而不能彫斂冬之華耐水霜者

宋馳礫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鄭太白評孟子曰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至德不移非真有德者不能知也

窮中見操

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非能冬美俗化不弊風教不類則皎潔之操不別非顯風獎俗何以別貞操到危國而沈賤故莊萊莊周抗遺老萊

榮之高居亂邦而饑寒故曾列曾史列樂冠播忘富之稱

王素薇評

疾風知勁草時窮見節義故君子處危亂而守乃顯故曰窮者君子之幸而世俗之不幸也

大操不變

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色蘭可燻而不可滅其香玉可碎而不可攻其白金可銷而不可易其剛各抱自然之性非可強變者也士有忠義之性懷貞直之操不移之質亦如茲者也亦如金玉丹蘭昔子聞之叔也微之白刃而其心不傾要嬰之盟也鈞以曲戰而其志不迴崔

叔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晏子奉杯血而進崔杼曰子與我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鈞之晏子曰留以利而背其君非仁也切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直兵推之曲兵鈞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譬如鍾

山之玉寒嶺之松比之瑞珉梓柳無殊也比之瑞石及其燒於爐炭三日而色不改王不處於積水終歲而枝葉不凋松不然後知其異於他玉眾木也陳二何評士人不移之質不奪之操蓋天植之性也猶之鍾山之玉寒嶺之松試烈火而愈堅經剝落而並茂也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魯仲連不見所欲

魯仲連奇氣疏節周未時人憤激陳義有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隼於虎豹長笑於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羈繫而卷於鞶帶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惟有所欲也仲連惟不見所欲是以高飛長嘯而頡頏於一世雖未必為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陳赤城評天下士莫大於氣節而氣節之大莫過於識去就彼秦滅周罪莫大焉仲連甯蹈東海而

不降志辱身

不降志辱身

不降志辱身

不降志辱身

不降志辱身

抱朴子

抱朴子

劉子

死不肯帝秦其霜節冰操非天下士而何哉

勇成於義

東萊子

趙文子春秋時人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然如不出口及宋之盟談笑當理甲之變神閒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崔即子試齊時人刃在前毅然不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項仲昭評天下之至剛乃天下之至柔成之也其柔者時之未至義之未

禮樂類

樂以象成

文中子

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故昭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引古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費費柱國用也三代已前無此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禪梁父管仲言七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上太山立石封同下禪梁父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泰岳又上太山封上有玉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而回此皆夸侈以欺天下非事天致誠之本

胡雅齋評

舜作樂而百獸舞恩被動植是本於聲而流於化所謂樂以象成非邪

衣冠文物之舊

文中子

衣冠文物之舊明倫彙編君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相主盧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擒慕容超伐後秦亦不欲其先王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不修禮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及史以其未亡而必奪之也

柯賓明評

此段首言有衣冠文物之思故不欲其先亡未改語意可法

五行四靈

文中子

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治錄皇極則五行各叙故禮行皇極也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在沼數故樂形仁聲也

張廷祥評

論禮樂至此可謂曲盡無餘

樂所以載國

金門子

夫樂者所以載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予之邑

許即菴評

惜乎二字何等悲切